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寍公子三人長武公爲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寍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衞鞅請變法令令人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令之初作 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初魏文侯師李悝撰次 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

也衛鞅受之以相秦遂至富强始鞅欲變法甘龍非之曰聖王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衛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衛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于是孝公竟變法令及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尸士卒死者皆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刑其徒二十人皆梟首懸首木上曰梟車裂狥滅其宗輕者爲鬼薪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荆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蘇軾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刑以參夷爲常法人

臣狠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昔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

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

八篇初高祖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故言抵餘悉除秦苛法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菹爲醢也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輕罪不髡其耏鬢曰耐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當從寸故彡改爲耐顏師古曰耏頰傍毛也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宦皇帝而知名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

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子城旦者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不加肉刑髡鬄也

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孝文元年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故便帝曰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

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除收律相坐法

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容齋隨筆曰漢誅族之法每輕用之袁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弘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欲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遂至族乎用刑之濫如此

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高后元年除妖言令今又有之是中間曾重設此條也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吏以為大逆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實也故謂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時人告勃反勃下吏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背示曰以公主為證公主孝文女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薄太后為言帝乃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以人告謀反逮繫長安獄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寗成始　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則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

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及吏受賕枉法謂曲法受賂者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已論命復有笞罪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爲臣隸妾隸臣妾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罪降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寔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全自今吏及諸有

秩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
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他物謂非飲食
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
捕告畀其所受贓以所受贓與捕告者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
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樂師瞽者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死罪欲腐者許之孝文帝除肉刑以髡鉗代黥以笞代劓及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景帝又赦徒作陽陵者罪死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是景帝後宮刑復用特施之死罪情輕者不常用也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

怜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先時笞背）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

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况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不曉其指用意不同）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又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天下歲斷獄以千萬數張湯爲廷尉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抵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上往往釋其人蓋未奏之前口）

預言之 杜周爲廷尉大抵倣湯善伺上意所惡者因而陷之所欲陷者久繫待問微見冤狀客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平客不能屈孝宣本始四年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之心無辜者反陷罪辟決獄不平也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廷史廷尉史以四辟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在前殿之側布政教之地獄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疏言

聖王立法明刑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律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爲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丙刑者不可息息滅也若黥劓創瘢不可滅也此先帝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瘐病也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

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名其人名也縣其屬縣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黃龍元年詔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武帝時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者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不逮言意識所不及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初元元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

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條律也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責而已鴻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哀帝即位除誹謗抵欺法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請論廷尉孔光駮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

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四年勑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其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敗之莽令剉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埋之

班固論曰漢自昭宣元成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悽愴於心今

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槖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損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

有樂生之慮與高惡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敢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戾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

爲威專殺者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刑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矣　容齋隨筆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　孝武置中都官獄各令長名　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　竇嬰劾繫都司空又伍被傳僞爲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鴻臚

有別火令丞郡邸獄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少府有若盧獄令王商詣若盧詔獄考工共工獄劉輔傳徙繫共工獄註考工也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王嘉致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漢舊儀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水司空伍被傳註上林有水司空主四徒掖庭秘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為掖庭置獄焉暴室宣紀註云暴室宮人獄請室袁盎傳絳侯反繫請室註獄也居室灌夫傳劾夫繫居室註云後改為保宮徒官之名漢儀註獄二十六所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所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惇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後漢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法律當其是非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召為掌寇大夫咸稱病篤乃收斂其家

律令書文壁藏之寵明習家業由郡吏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光武初

定天下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省罷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從驗女徒雇山歸家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時桓譚疏言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吏胥得緣爲奸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頒下郡國蠲除故條書奏不省自更始赤眉大亂之後舊章罕存法網弛縱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

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法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

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得失破矩爲圜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八年詔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子宮蠶室宮刑獄名宮刑者畏風須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故名明帝即位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舂至死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永平十二年詔有司

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帝善理刑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言其少刑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鉤校律令條法上奏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建初五年詔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帝始改用冬初十月止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鳴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

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帝納其言遂不復改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掠問也榜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且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鉆鑽

之屬大辟謂楚王英等事鈷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馬端臨曰建武以來上下以苛酷為能考囚尤極殘忍楚王英反誅連及會稽太守尹興發詣廷尉其功曹陸續主簿梁宏駟勳等五百餘人詣獄就考諸吏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收曹掾戴就考掠五毒參至止飯食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又令臥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一日不死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杷土爪悉墮落訖明公浮之誣乃舍之且與反形未具公浮為人誣陸贓不過郡功曹非同謀之人而窮極慘酷如此則罪情稍重而不肯誣服者榜死不可勝計矣

安帝時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為尚書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除宮刑今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今申明除之解贓吏三代禁錮初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襃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使臧吏禁錮子孫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疑議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決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偉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亦善

之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脩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記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崔寔政論曰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監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政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

値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骀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指勒鞚鞘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昔文帝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馬端臨曰崔寔政論作於桓帝初年司馬溫公以爲矯一時之枉然愚考漢自沖質而後政日以圮敝在人主昏庸戚閹相繼秉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國隨以亡非由刑輕之咎也且二帝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止髡鉗或徙邊贖縑唯謀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二者所誅甚衆豈亦及逆乎蓋牧守皆戚閹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詔書而誅殲之且當時姦凶得志忠

賢受禍民不見德亡形已具猶幸刑制稍寬所誅止黨錮之淸流而不及無辜之百姓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狠牧虎冠之徒淫威肆毒害有不可勝言者自古人主嗜殺如漢孝武唐則天寵用張湯義縱王温舒周興來俊臣之徒恣爲威虐然不旋踵而誅滅蓋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殺特不能勝其好殺之心遂任用此曹旋覺其非而誅之以謝天下張而能弛故不至於亡其國設以桓靈之昏庸而欲效二主之嚴酷則土崩瓦解當如亡秦不待建安之末而漢鼎始移矣

論曰漢承秦苛暴之後雖用寬仁以救時弊而因繫大臣誅戮元功貫高趙午之徒赭衣就訊榜笞刺爇體無

完膚則當時操法之嚴峻可知也孝惠柔弱高后以女主臨朝謀危劉氏三趙王非罪而致斃人豕之禍尤不忍言唯孝文帝天性慈厚在位二十餘年恤刑之詔屢下用張釋之爲廷尉決獄號稱平允幾幾乎有成康刑錯之風焉自景武以還酷吏任事論囚報殺動輒累百餘人周亞夫直臣也嘔血死于獄劉屈氂丞相也廚車載以徇晁錯魏其李蔡趙周莊青翟公孫賀皆備位三公列侯或連宗受戮或引罪自裁其他九卿以下坐法而誅夷者又不可勝數矣宣帝躬親庶務最號綜核而鄭崇以忠諫死楊惲以片言誅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奉公守正不可謂非一時良臣及其干觸憲網曾不聞

稍從末減之議得非峻刻文深之過乎故路溫舒上言天下之患莫甚于治獄之吏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者是也光武起自民間欽恤之意追踪孝文永平而後苛察爲能耶官或至提曳九卿或遭捶撻禮義之風浸益衰矣自後奸倖得志廣搆陷羅織之路興黃門北寺之獄忠臣誼士僵屍暴骨至桓靈失道而黨錮之釁啓焉名捕所至根連株逮宗族殄滅郡縣殘破昔始皇坑殺儒士止于咸陽八百至曹節王甫輩流毒搢紳殆徧海內溯厥本源抑有自來矣蓋漢之立法以殊死爲輕典以深竟黨與爲能事武帝巫蠱之獄京師流血死者萬數楚王英謀逆窮治其黨明帝親錄囚徒出宛繫凡

千餘人成瑨爲南陽太守殺宛富賈張汎幷收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淫刑濫罰亦已極矣當時閹竪之徒習見以爲故常是以恣行威虐無所避忌傳曰作法于貪敝將若何其漢之謂歟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湖西閻鎭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魏文帝受禪議復肉刑會有軍事遂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尙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又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靑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以糾慢怠頃多以無故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又令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四年詔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

罪具獄已定非謀反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所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傳習爲秦相至漢承其制蕭何定律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

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覽者若其繁於是詔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衞覬奏曰刑法者國家所貴重而私議所輕賤獄吏者百姓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律文煩而事比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論附輕法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論附重法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帝乃復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

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刼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刼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産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刼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律囚律有繫囚鞫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又有教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

循舊事故分為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
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
行有小愆之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
復為法故復別為之留律秦代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
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廄律取
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
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
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
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盜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
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
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

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救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汚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

繼假之隆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强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郡縣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凡魏代所改大略如是

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邱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之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贖芝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服而父母有罪則

迫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産育則爲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科網太密命賈充鄭沖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衞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錮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

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没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三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胡寅曰明于經訓乃能用法徒習法律而無經國化民之本李斯所以亡秦也觀魏所以存不係于有律博士則其所以亡豈係于律文之繁省乎衞覬所言不足稱也

晉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

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不離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

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為賊鬭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鬭鬭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此為無常之格也意善功過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

拘月歲數不疑罰不以加至死幷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幷數不可幷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救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罪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强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贓刼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訴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及燔宮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

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輕重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

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勅愼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也及劉頌爲廷尉頻表請復肉刑曰今死刑衆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由肉刑不用所致也爲徒者作役山谷志不聊生皆爲盜賊其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爲法若此道未盡善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日煩議者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奸聖王之制肉刑去其爲惡之具使

姦人無所復肆其志故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宜制罰數使有常限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矣疏上不見省至惠帝世政出羣下議獄各任私情法無一定尚書裴頠劉頌疏論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越成制以差輕重若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則使大臣論當釋滯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

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盡齊法之大準也時三公議者以爲執法斷事不宜求法外小善今欲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駮案隨以事聞懷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元帝初在江東承制百度草刱議斷不循法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軍興以來臨事改制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政體也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

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彼致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而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以來事故薦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帝卽位衞展為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刑法峻重非勾踐養胎之義宜復古施行時王導刁協等議各不同大將軍王敦以為駭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以慘酷聞天下乃止其後桓元輔政復議肉刑及斬左右趾之法格不行成帝時殿吏邵廣盜官幔論棄市廣子宗年十三及宗弟雲撾鼓乞恩請自沒為奚官奴贖父命時議者謂可特聽廣減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不為永制尚書丞范堅駁曰人之愛

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將來訴者何獨無人不以爲例怨者必多此爲市一恩而開萬怨也從之　明帝太甯三年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義熙中劉毅鎭姑熟常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矢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引漢張釋之事犯蹕之罪止于贖金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流刑況不傷乎　石勒稱趙王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制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敎傷義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辭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允之時衛將軍王弘言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

至五十疋四十疋降補兵詔許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値赦宜加徙秀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値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無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元嘉中歷陽人有盜發冢者近村人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沈亮議曰山原無人之鄕非常途所踐其防救不得比村鄰則符伍之坐宜降且里有界域宜以遠近爲斷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此外差不及告又武康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尚書何叔虔議曰一人爲非罪及同產所以鬪相告之路出首惡之身睦對其天屬還相縛送盩壽在手解脫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因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

以事言郡並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疊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明帝太始四年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伏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帝崩其例乃寢

齊武帝九年令尚書刪定郎王植之集註張杜舊律合千五百三十條初晉張裴杜預共注律三十卷泰始以來用之律

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至是植集定二註奏之詔公卿八座議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議異同不能宜者制旨平決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寃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名流多有法學今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宜令律助敎依五經例國子生欲讀者策試高第加擢用補內外官庶士流有所勸慕崔祖思言漢時習律有官子孫傳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由此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

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盜刼四賊叛五詐僞六受賕七告刼八討捕九繫訊十斷獄十一雜十二戶十三擅興十四毀亡十五衛宮十六水火十七倉庫十八廐十九關市二十違制其制刑十五等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四歲刑男女四十八疋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

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有九等一歲刑二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一免官加杖督一百二免官三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杖督一百五杖督五十六杖督四十七杖督二十八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卽答欵應加測法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欵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等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大杖頭圍寸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

法鞭非特詔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
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
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
爲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黥面爲劫
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冶士尚方鎖
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犯禁之科亦
以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
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
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
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
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

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建康女子任提女誘口當死召其子景慈對鞫詞云母實行此法官虞僧虬啟云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俗損和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交州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帝嘗郊祀有秣陵老人遮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黎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上然之帝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不以鞫獄為意姦吏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不率法上厭倦萬幾篤守佛戒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

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雖知其弊而不能禁中大同元年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疎濶貴戚恣暴以至亂亡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款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爲垛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

一上測七刻日五　上三七日上測七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下者宛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三重其五歲刑若不承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著三械加拲手至市脫手械及拲焉（兩手日拲）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初起值晉亂部落漸盛其主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
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
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
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
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
十及道武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
約定科令至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
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
害其親者轘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
羊抱犬沉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燒炭於
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

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不法於是凶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眞君中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酗致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曹犯贓二丈

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櫝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帝勤政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頗以爲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卒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囚係雖滯刑皆得宜時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欵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賕賂殄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都下

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
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按後列奏待報著之令宣武
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
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
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制頗有定制法例律五等
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後聽
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
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
之除名於例實爽謂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後宜
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
子爲男至於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

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後聽依本品之資出身

從之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强

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

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疋以上

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大統十三年詔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亡奴婢應黥者止亡罪

北齊文宣帝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

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帝任情喜怒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刑意有不快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截僕射楊遵彥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歷三月不殺者則免死帝嘗登臺多招死囚編籧篨爲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顧之歡笑有司皆酷法訊囚用車輻𨍏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毒痛誣伏左丞盧斐劾白樹樹獄中誣告斐受金詔按無其事乃勑入座議立按劾格負罪不得告人事挾姦者畏斜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千人多移歲月

武成帝河清

三年尙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名例二禁衛三戶婚四擅興五違制六詐欺七鬬訟八盜賊九捕斷十毀損十一廐牧十二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死刑重者轘之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刑罪卽耐罪也自五歲至一歲凡五等各加鞭百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鞭罪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

凡五等五杖罪有三十二十一十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續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少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

者鞭其背五十一易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重罪十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惡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義十內亂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並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罪律無正條乃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輕議欲入則從重法奸吏舞文出沒至後主時法益紊亂遂至于亡

後周文帝輔政令有司酌定新律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

拓跋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衞宮十市廛十一鬬競十二刼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關津十七諸侯十八廐牧十九雜犯二十詐僞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有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流刑五流衞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鎭服去皇畿四千

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死刑五一磬二絞三斬四梟五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惟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下散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惟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

近爲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以百爲限加笞者二百止應加
鞭笞者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贖論徒輸作者任其所能
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
流蕃服蕃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爲差爲
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爲雜戶
其爲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
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
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
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
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條流苛密比齊法煩而不要又
初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舊俗未改昏政賊盜

姦宄頗永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宣帝虐忍誅戮無度又數行肆赦爲姧者輕犯法乃令撰刑書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官一日不直即削除逃亡者死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大杖帝性酣飲朝士有作歌諷之者立杖斃自妃后及公卿咸加捶楚上下嗟怨以至于亡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定新律刑名有五一死刑有絞有斬二

流刑應配千里者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徒刑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杖刑自六十至百五笞刑自十至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五年徒刑五年改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制頗有損益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罪皆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聽贖應贖者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

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有司訊考或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奏帝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尙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興

七賊盜八鬬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自是刑簡網要疎而不失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罪名然後依斷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伺人小過失輒加重罪數于朝堂殺人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罰或盜一錢亦死帝嘗問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比常數百故多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後楚州參軍李君才上言觸帝怒索杖不得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上下相效遞行捶楚

以殘暴爲能以守法爲懦大理丞楊遠等希順帝旨帝使主詔獄察上所不快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計其赴市皆呼枉者仰天而哭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不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月萬類咸長此時不可誅殺帝報曰六月必有雷霆天道既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無常不復依准科條煬帝卽位病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𧰼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不親仍令合仕聽參宿

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十八篇謂之大業律一名例二衛宮三違制四請求五戶六婚七擅興八告劾九賊十盜十一鬬十二捕亡十三倉庫十四廏牧十五關市十六雜十七詐僞十八斷獄其五刑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兵革歲動賦繁盜起更爲嚴制及楊元感反株連九族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殺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論曰自晉室之亂夷狄盜有諸夏惟拓跋氏享國百數十年考其開基之初法制慘厲幾與石虎符生無以異至孝文帝矜慎庶獄周罰平恕先定官祿之制然後嚴

贓吏之誅在位二十餘年寬仁惠愛彷彿漢之文景自南北朝諸君皆不逮也高氏造邦詳于法律宇文初政放行六官及其後世主恣殺戮于上往往軼出常法之外其下權幸小人又從而曲附之當時百吏庶民枉濫于桁楊桎梏間者蓋不可勝計矣隋文任用小數覘覦人國既混一宇內喜怒乖常苛察羣下斬刈諍臣殿廷之間僵屍相屬其所爲與齊之文宣周之宣帝如出一轍煬帝矯而更之頗飾寬緩之名然嗜慾崇侈賦斂繁重其有司之無狀者貪以濟暴賄賂公行于是無告之眾相聚而爲盜賊帝既不能救正反立酷峻之制大業中詔竊盜已上罪無輕重皆斬尋又詔爲盜者籍沒其

家自是渠凶蜂起連結徒黨攻剽城邑雖重誅莫能禁也卒底于亡而止自昔論者多以秦隋並稱尋文帝之雄畧不如始皇遠甚而天性猜忌果于誅殺涼德虐政先後同歸是以身沒無幾海內縻沸傳祚再世遂以絕祀所謂天道好還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不其信乎不其信乎